



# 中国人 与中国文 化语言与

罗常培

新星出版社  
NEW STAR PRESS

中国人与中国文

语言与文化

罗常培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人与中国文 语言与文化/罗常培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5.4

ISBN 978-7-5133-1724-5

I . ①中… II . ①罗… III . ①汉语—语言学—研究 ②中华文化—研究 IV . ①H1 ②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50923号

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mm×1194mm 1/32

印 张：7.5

字 数：150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4月第一版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33-1724-5

定 价：35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出版说明

自 1950 年问世以来，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《语言与文化》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。语言学界誉之为“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”，王力先生肯定“他的成就是划时代的”。而普通读者更感兴趣的也许是语言中积淀的历史、文化和心理。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说，“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。”陈寅恪先生说，“凡解释一字，即是做一部文化史。”这两位大家仿佛分别在太平洋的两岸暗示：语言文字里有的是故事和秘密！本书满足了这种好奇心，罗先生以稔熟的专业知识，和富于情感的文字，追根溯源，探幽赜隐，将这些内容饶有兴趣地揭示给大家，精彩之处，很像福尔摩斯探案。

《语言与文化》是罗先生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，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，他僻居云南，任教于西南联大。这个时期，他还写过一些他所说的“通俗文章”，发表过一些讲演，文字里澎湃着激越的民族情感。例如，1940 年 4 月 24 日，他在昆明广播电台发表题为《中国人与中国文》的讲演，开头便很严厉：

“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，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，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。凡属一国的国

民，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，否则就不配作这一国的国民。”

“最低限度的修养”是什么呢？“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，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，清清楚楚地，有条有理地，不跑野马，不说废话，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。至于神而明之，大而化之，超凡出奇，别创风格，那是文学家的事，不是一般人的事。”可谓语重心长。

他的这些讲演和文章 1945 年汇编成册，在开明书店出版，名为《中国人与中国文》，收文 12 篇。作者在《自序》里说：“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；第六七八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；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。附录三篇的性质和本集相距较远，但因一时无所附丽，暂时也把它们编在后面。”附录三篇是《老舍在云南》《我与老舍》和《昙花未现》，考虑到与本书性质不同，这次没有收录。

在上述两书之外，本书围绕语言文字的主题，附录了《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？》《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》《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？》三篇文章。

本次出版，《中国人与中国文》和《语言与文化》分别参考了 1945 年开明书店和 1950 年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初版本，以及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罗常培文集》，对作者在民国时期的习惯用法未作改动，只是订正了个别错讹之处。

编 者

# 目 录

## 中国人与中国文

自序 / 002

中国人与中国文 / 004

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 / 010

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所应注意的几件事 / 020

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/ 028

从文艺晚会说起 / 040

误读字的分析 / 045

国语运动的新方向 / 058

汉语里的借字 / 064

从昆曲到皮黄 / 070

## 语言与文化

序 / 080

自序 / 082

第一章 引言 / 085

第二章 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/ 087

第三章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/ 096

第四章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/ 103

第五章 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/ 139

第六章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/ 156

第七章 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/ 170

第八章 总结 / 180

附录一 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？ / 196

附录二 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 / 199

附录三 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？ / 224

# 中国人与中国文

## 自序

避地南来以后，因为图书设备的缺乏，旧来已经开始或将着手的研究工作都很难进行。再加上中年以往的人，社会上常常有意无意地逼迫着他务外，如果一时因为情面难却，替某种刊物写过一篇杂文，以后就很不好意思对其他刊物严词拒绝，搁笔不写。这 12 篇东西<sup>①</sup>和另外一本叫作《谎言》的小册子，就是这样硬挤出来的。

把它们结集起来重看一遍，也倒觉得这番功夫并不是完全白费的。做学问固然要求精深，同时也不要忘记普及。倘使一贯地老抱着“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”的态度，那岂不失掉教育的意义了吗？这几篇小文虽然谈不到深入，却自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中国人与中国文》原本 12 篇，9 篇正文之后，有附录三篇：《老舍在云南》《我与老舍》《昙花未现》，此次未收录。

信尚能浅出。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是为教国文或学国文的人们说的，第六、七、八这三篇是关于语言文学的常识和我对于国语运动的新看法，第九篇是关于近代戏剧史的通俗讲演。

不久，我也许到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大学去教书，在最近一两年内，恐怕没有机会再作这一类的文字，因此才想把它们结集起来，一方面防备它们散失，一方面也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段片影。

让我在这儿谢谢叶圣陶、朱佩弦两兄，因为他俩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都予以不少的助力。

1944年7月28日罗莘田识于点苍山麓

## 中国人与中国文

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，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，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。凡属一国的国民，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修养，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。

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，开化很早，文化很高，从有史以来就有文字的记载。这种文字属于衍形系统，在世界各国除去埃及和苏墨利亚的古文，很少和它相同的。它的形体比较繁难，含义比较复杂，从这方块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么发音的符号，所以很不容易认识。回想我们从小时候开蒙读书以来，在识字一方面真不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，从教育的观点来讲，这是很不经济的。最近几十年，有些人很热心地提倡汉字改革运动。这种运动的结果，便产生了注音符号、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三种辅助汉字或代替汉字的东西。关于

这方面的批评，容我另外再讲，现在先就汉字本身来讨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应该具有的最低程度。

对于中国文的修养，第一步先得识字，这本来用不着多费话的。可是认真讲起来，识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。能够认识现行的方块汉字已经很麻烦了，若是追溯它得形的来源，似乎还得知道从刻在乌龟壳儿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，以及钟鼎彝器上的金文，再经过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几次演变，才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若是分析它的结构，似乎还得认清拟象物形、近乎图画的“日”“月”，视而可识、察而见意的“上”“下”，会集两文，比类合谊的“武”“信”，半形半声、音义兼顾的“江”“河”等等，知道它们在组织上是不同的。再从意义来讲，例如：“东”“西”“南”“北”四个字，“东”本来当“动”讲，从“日在木中”得义，后来转变为东方。“西”像“鸟在巢上”之形，“日在西方而鸟西（栖），故以为东西之西”。南“任也”，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，从木木，羊声。（段玉裁注：“《汉书·律历志》曰：‘太阳者，南方。南，任也。阳气任养物，于时为夏。’云草木至南方者，犹云草木至夏也。有枝任者，谓夏时草木畅楙丁壮，有所枝格任载也。故从木。）“北”当乖戾讲，“从二人相背”，本来是古“背”字，引申为北方。“《尚书大传》《白虎通》《汉书·律历志》皆言北方伏方也，阳气在下，万物伏藏，亦乖之义也。”……固然，每个字的意义没有能离开上下文而存在的，从应用的眼光看，只要知道那个字“约定俗成”的用法怎样也就够了，可是要想推究那个字得义的原由，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学上的

常识不可。至于汉字的读音更较困难了，因为方块字的本身表现不出什么音素来，不能看见字形便念出声音。谐声字的偏旁最初本是当声符用的，后来声音递变的结果，它不单不能代表声音，反倒会耽误事。例如“刚愎自用”不念“刚复自用”，“茜纱窗外”不念“西纱窗外”，“始作俑者”不念“始作诵者”，“狮子吼”不念“狮子孔”。还有因为形近而念别字的也不胜列举，例如把“枵腹从公”念成“楞腹从公”，把“鬼鬼祟祟”念成“鬼鬼崇崇”，“斡旋”念成“斡旋”，“匕首”念成“叱首”，都是一时传作笑话的（参看我所作的《误读字的分析》）。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，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学家，我只希望一般人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稍微有点儿常识，也许对于认字上减少一些困难。如果教给小孩子认字的时候，能够把形音义三方面都用极浅显的话剖析透彻了，我想总比让他囫囵吞枣的效果大得多。

为什么要识字呢？当然希望一般人对于现在和以前用这种文字所写的书能够看得懂。篇章是由字句积累而成的，假如不识字，尽管有多么好的文章，多么有用的书，如何能得到益处？要想了解今人或古人所写的东西，第一先得把逐字逐句的意义弄清楚了，不单每个字的意义丝毫不能含混，尤其这个字在这句话的上下文里的实际的用法怎样，更不能拘泥沾滞，一成不变。字句弄懂了，然后标出每段的大旨和全篇的主意来，这便是古人所谓“离经辨志”的功夫。必须这样才算当真读过一篇文章，读过一本书。假如模模糊糊随眼滑过，看到后半，忘了前半，主旨所在，内容所包，一概茫

然，纵使读过万卷书，恐怕依然书是书，我是我。古人称赞陶渊明“好读书不求甚解”，请大家不要误会，“不求甚解”并不是“不求解”。像汉朝秦延君说“尧典”二字至三万余言，那叫作“甚解”；若是模糊影响，当解而不解，就算是“不求解”了。奉劝正在读书的朋友们不要邯郸学步，冤枉了陶渊明！

光能了解别人写出来的东西，而不能把自己心里蕴蓄着的情感或意思，清晰明白地用文字发表出来，那还没有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。了解是“知”的功夫，发表是“能”的功夫，“知”和“能”是应该并重的。在看书或读文的时候，对于别人构思的程序、布局的先后、文法的组织、修辞的技巧，当真能够了解得透彻，耳濡目染，浸润久了，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心应手培养成自己的发表能力。我们生活在现代，自然无须模拟古人，去作那和实际语言不相应的死文字；不过就是用白话来写文章，也不能信口开河随便胡扯的。无论讲话讲得多么好，嘴里说的和笔下写的总不能完全一样，这就是古人所谓“文不逮言，言不逮意”。记得 1933 年我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讲演，赵元任、林语堂两先生在上海听。后来他们告诉我，原稿上有一个字，我讲的时候说了 17 个字。可见“话”和“文”的分别，并不限于“白话”和“古文”的分别。要把口语写成文章，至少要经过构思、排列、剪裁、润色的几道功夫。我曾说现在的人做文章，常犯不知“鎔裁”的毛病。什么叫作“鎔裁”呢？这里借用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上的两句话。他说：“规范本体谓之鎔，剪截浮词谓之裁。裁

则芜秽不生，镕则纲领昭畅，譬绳墨之审分，斧斤之研削矣。”再往浅一点来讲，就是说一篇文章总得有个主要论点，造句遣词不能犯浮泛芜杂的毛病。这几句话看着容易，做起来却难。严格地一审核，不用说初学的人十篇有七八篇做不到，就是已经成了名的作家或学者，也往往有人爱写“博士书券，三纸无驴”的玩艺儿！所以，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，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，清清楚楚地，有条有理地，不跑野马，不说废话，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。至于神而明之，大而化之，超凡出奇，别创风格，那是文学家的事，不是一般人的事。

近几年来，每到暑假，都得评阅各大学统一招考的国文试卷。昆明天气虽然不热，可是看完卷子，总觉得头昏脑涨，郁闷难舒！因为看完一百本卷子，不见得挑出一两本好的来可以安慰安慰自己。就大毛病来讲，不是别字连篇，就是文不对题，凌杂浮泛。考验阅读能力的标点分段和解释字义的题目，也是错误很多，笑话百出。这自然是中学国文教学和大一国文教学上的顶严重问题，同时，一般国民对于本国文字的修养不够也是很显然的。所以，今天我特为提出这个很浅近而颇重要的问题来和大家谈谈。

至于汉字改革问题，已然甚嚣尘上地闹了好几十年。它的经过情形，在我所写的一本《国音字母演进史》里，已经说得很详细。照我的意见，在小学时期，未尝不可仿照从前北平孔德学校的办法，用注音符号或国语罗马字来代替汉字，以减少儿童识字的困难。从初中以上，就得用注音符号辅助

读音，逐渐认识汉字，并试着阅读用汉字印行的书籍。要想完全废弃汉字，单用拼音文字来代替，那似乎为期还远得很。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，照我个人的意见，觉得比推行国语罗马字更加困难。现在为时间所限，恕不多谈，等有机会咱们再来讨论。

(1941年4月24日在昆明广播电台讲演，

原载1941年《国文月刊》第12期)

## 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

文化的演变，都是慢慢儿地、一点儿一点儿在那儿变，绝不会抽冷子一下儿从旧的变成新的。可是，改变的泉源既然涌出来以后，不管它潜伏多少年，总有一天会成了很大的潮流，一泻千里地一个劲儿冲下来，越碰见大石头挡着它，越可以激荡成很美丽的浪花；要是有意地去堵塞它，就会叫它蓄积成更大的力量，有一天冲破堤防奔放出来，越发的没法儿收拾！

拿中国文学的改革来说吧，从喊出“文学革命”的口号那时候算起，到现在不过二十几年。可是，要追溯它的泉源，那么，汉魏南北朝的乐府、唐宋的语录、元明的戏曲小说，不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吗？明末公安三袁所提倡的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，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”，不就是胡适之“八不主义”的先声吗？梁启超的文章“时杂以俚语、韵语，及外